

开始收获

□章铜胜

人们习惯于在秋天收获,就像我们习惯于在春天对新的一年,有所期望一样。总觉得期望和收获,同样美好。

没有春天的期望,秋天收获的分量好像轻了许多;没有秋天的收获,春天的期望可能是一场空想。有时,我会想,我们在春天时萌生的期望,和秋天的收获,有多少是重合的呢?又有多少事与愿违呢?还真的不好说。或者说我们的期望,有多少在秋天真的实现了呢?还真的不好细究。好在大概多数人并不斤斤计较于这些,好在期望只是期望而已,收获才是满心欢喜的、沉甸甸的收获。

进入夏天,杏子、李子、桃子、枇杷、樱桃以及各种瓜类,相继成熟,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,但或许并没让人们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收获。夏天,我们忙忙碌碌,是一切皆有可为的忙碌。忙碌中,我们也忽视或忽略了许多东西。夏天的菜园总是很热闹,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豆角、黄瓜之类,挂满了枝头,也挂

满了藤架。黄昏时,我们拎着竹篮去菜园里,用不了一会儿工夫,便摘下许多瓜果,将篮子装得满满的拎回家,可我们依然没感受到在秋天里那种收获满满的满足感。说来也怪,似乎只有到了秋天,才是我们真正开始收获的季节。是不是我们对收获的理解有些偏颇,抑或是对收获另有所期盼呢?

入秋以后,天气凉了些。上午,我在路上走的时候,看到地上掉了一些板栗,带刺的外壳已经裂开,露出里面褐色的板栗。抬头往树上望,有更多的板栗挂在枝头,准备往下落,或是等着人们用竹竿将它打下来。板栗生吃,有种淡淡的清甜。我捡了几个,剥开,放一个在嘴里嚼着,清脆,甜滋滋的。春天路过这儿时,看到板栗树上挂着一串串毛毛虫一样浅白淡绿的花,并不觉得有多喜欢。板栗熟了,忽然就想打一些下来,带回家,煮熟了吃,或是埋在屋角的沙堆里藏着。到了冬天,掏出来,放在火盆里烤熟,或是炒上一些,那样香甜软糯的口感,比

山芋、毛芋更好。总觉得自己对板栗的喜欢,有点像一只松鼠的状态,它们摘许多板栗之类的坚果,藏在树洞里,留着冬天时吃,它们也喜欢板栗入冬后甜糯的口感吧。

九月,开学了。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,想起了自己上学时的一些事。秋季开学不久的周末,我们要去地里收花生。花生钻进土里不深,花生地的土壤也不板结,我们也能拔得动。拔起一串花生,顺手就摘了下来,大的、小的一分,丢进不同的篮子里。花生好收,收下来的花生洗净,摊在晒场上晒干,就能炒新花生吃了。新炒的花生,嚼着喷香。花生拔过了,地里难免会剩下一些。一场雨后,留在地里的花生发芽了。放学回来的路上,沿着花生垄走一遍,能捡到许多花生芽。花生芽用素油略炒,脆嫩爽口,有一股很好吃的清甜之味。

地里的花生收完,山芋也长好了。从地垄上,就可以看到山芋根部的土块膨起,且有几道从根部延伸向不同方向的裂纹,这样的山芋多数长得又大又

多。彼时,我们还不敢去挖山芋,我们也不会挖山芋,挖不好,就将地里的山芋挖破皮,或是挖成了两截。我们忙着将山芋藤砍掉,抱走,父亲挥锄挖山芋。一锄下去,又准又不费力似的。父亲将锄头往身边一带,弯腰伸手一拎,一大串山芋便拎出来了。刚出土的山芋,还有土的潮润,表皮通红,大大小小的,看上去就有一种喜感。入冬,山芋烤着吃,香而多粉。炒熟了吃,软糯绵甜,各有其好。用切好的山芋块,加米煮粥,在有霜的清晨,捧一大碗山芋粥,搵一点新腌的水萝卜、咸菜,吃了暖胃又暖心,这是乡亲们秋收之后,一种最朴素的愿望,仅可饱暖口腹而已。

晚稻黄了,望着田畈里随风起伏的金色稻浪,是乡村最幸福的时刻。此时的清晨或是黄昏,爷爷喜欢站在村东的高处,望着村庄之外的稻田,笑意藏在满脸的皱纹里,怎么也掩饰不了,对于在田里忙碌了半年的爷爷来说,大概也无需掩饰此时的喜悦。晚稻收割,秋天最盛大的收获开始了。



秋山流韵

周文静 摄

铜陵有色报

小小箩筐精神大

□邹 霞

长江南岸、铜官山下,建国后,一大批建设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,来到这里建设新中国的铜矿基地。他们在井下肩挑手提,用箩筐担矿石装矿、挑来抬往,形成了传承至今的“箩筐精神”。这宝贵的精神值得我们敬重、值得我们学习,更值得我们弘扬。

箩筐精神是勇于担当的精神。建国后,国防急需铜,国家发展急需铜。1949年12月29日,为满足国防建设和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,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投资200万斤小米恢复开发铜官山铜矿。很多上海、沈阳、天津等大城市的建设者毅然离开家乡,打着背包就来到铜官山下,服从组织安排,组织要求下井就下井,组织安排炼铜就炼铜,自觉担当起建设大铜矿的历史责任。他们为了同一个理想,怀着火热的激情,用自己的辛勤劳动,浇筑出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水。这一炉铜水既是中国发展的历史见证,更是铜陵有色人担当作为的见证。

箩筐精神是艰苦创业的精神。想当年,有色工人汇聚铜官山下,面对生产和生活物资极度匮乏,他们没有退缩,没有回避,而是住草棚,吃窝窝头,日复一日苦干大干。没有炸药,他们用铁锤铜钎开山凿石、掘井钻巷;没有运输火车,就用箩筐装着矿石,前拉后推,你挑我抬,运出深井,运到冶炼车间。这种自力更生、斗天战地的英雄气概,蕴含铜陵有色人不畏艰难、奋斗创业的精神。

箩筐精神是绝不认输的精神。抗美援朝时,战争需要大量的枪炮弹药,作为刚刚恢复生产的铜官山矿,自然就担负起供应铜的重任。1964年赴北

京参加全国“群英会”的著名劳动模范叶尚初1952年来到铜陵有色,首先干的是出矿工。据他回忆,当年他用铁铲子扒矿石,装进箩筐里,然后再和同伴搬起箩筐,把箩筐里的矿石倒入小车,装满后,两人奋力推行。由于采场低、井口高,把一车矿石从负800米地层深处推到井口,两人气喘如牛,汗湿后襟,人累得浑身像散了架。当时,铜陵占全国铜产量的60%，“后方多出铜,前方少流血”口号响彻铜官山,激励着矿工们忘我地工作。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,多少矿工用箩筐一筐筐装矿、出矿,用他们的汗水、血水阐发着我们这个民族永不屈服、绝不认输的可贵精神。

箩筐精神是一种勤俭节约的精神。当年铜陵有色人建设铜官山矿时,他们勤俭节约,舍不得花钱添置设备,舍不得国家的宝贵资金,而是用简陋的箩筐作为基本劳动工具,他们砍竹子、劈蔑条、削蔑片,再用蔑片一根一根编织了箩筐,宁可自己苦一点,宁可自己省一点,也要把矿山建设好。他们从实际出发,勤俭办矿山,勤俭干事业,硬是从山沟沟里“抠”出了一座现代化矿山,让铜陵有色成了新中国铜工业的脊梁。

今天,铜陵有色已跃居世界500强,“箩筐”早已不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了,“箩筐”已经成为铜陵有色的文化图腾和精神“物证”。“箩筐精神”,蕴含着铜陵有色人勇于担当、艰苦创业、绝不认输、勤俭节约的宝贵精神,这种精神已深深地融入每一个铜陵有色人的血脉中、基因里!

(冬瓜山铜矿 选送)

岁月深处的歌声

□董改正

高铁初落座,一个精致优雅的小妈妈抱着一团撕心裂肺的啼叫走过来,抱歉地对四邻微笑。放好行李后,小妈妈坐定,将身子绷成弯弓的“发声器”勉强故坐在腿上,在他间不容发的换气间,猛地掏出一部手机,迅速拉拉开屏幕,动作行云流水。一声卡通传来,那个“发声器”就像被切换到静音状态,立即变成了一个好看的孩子,他双手握着手机,安静得像个天使。小妈妈拿出蓝牙耳机,孩子配合地侧过脑袋,任妈妈给他戴上。小妈妈拿出另一部手机,给自己也戴上耳机,开始他们的愉快旅程。

不觉莞尔,想起那些年哄孩子的场景。窗外风景掠过,心头一帧帧图画翻动,一曲曲歌声就像一只只鸟雀,从故乡的暮色里飞来。

首先入耳的是父亲苍老的声音。那是十三年前,女儿五岁,寄养在父母那儿。家中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幼儿了,石头一般的父亲柔软下来,看孙女的眼神里尽是宠溺。那个秋日的黄昏,我从小城赶回,夕阳绮丽,晚霞满天,大群的雅雀驮着夕晖喳喳地飞舞,正是暮色苍茫之际。七十一岁的老父,背着五岁的女儿,迎着夕照慢慢走着。女儿应是睡熟了,小小的脑袋搭在父亲的肩头,双手一左一右,垂在父亲的胸前。父亲尽力让自己的腰弯得更舒缓,让女儿躺得更舒服。乡村的暮色是丰富的,有小白狗笃笃地从他们身边跑开,有端碗的老人笑咪咪地从他们身边走过,有大朵大朵的红色花陪随着他们一路开放。我听见父亲在唱歌,歌声弥漫在四面围拢过来的夜色里:

好月亮好卖狗,
拣个铜钱烧烧酒,
走一步,喝一口,
问你老爹爹可要小花狗?
如果这时候女儿是醒的,她应该学小狗“汪汪”地叫起来。但此刻她睡

着了,雪一样的安静。她一定是哭闹,父亲才背着她的吧?或者不是,祖孙俩相依相偎着,在童谣声中,一个沉入睡眠,一个沉入往事。他们一起走进很多人的梦里。

想起母亲的哼唱。那是夏夜的庭院里,三张蚊帐各垂自帐顶的桑树枝梧树枝椋树枝,在金贵的小南风中轻轻摇晃。夜黑得浓厚,厚得令人安心,远处的犬吠远处鸡们的唧唧,织出一张张梦的网。躺在竹凉床上,蓝色天鹅绒般的天宇里,缀满一粒粒硬硬的星星。蚊帐外,一群群萤火虫在小风里飘荡,轻若浮光,飘如水里的光点。“该睡了。”母亲在最里面的蚊帐中轻轻说道。我和弟弟睡意全无,还在说着白天的事情。母亲的歌谣就在此时响起:

“火萤虫,点点红,哥哥骑马我骑龙……”骑我的马,上扬州,扬州里面一枝花,摆摆尾子到姐家,姐家门口一口塘,三个鲤鱼扁担长,吃一个,留一双,留给大爷娶大娘,娶个大娘大,三间瓦屋装不下,娶个二娘二,三间瓦屋装半厝,娶个小孩小,掉到灰里找不到……”

母亲轻轻地哼唱着,由清晰到模糊,终于查查如渐行渐远的旧梦。她把自己唱睡着了,把星星唱睡着了,把月亮唱入了云层,把远处的犬吠唱成了一粒粒萤火。星月在天,我们睡着了。

想起住生的外婆,她有多少哄睡的歌谣啊!四十多年前,我是个多么烦人的小孩啊,是个分贝多么吓人的发声器啊!在那个名叫“路东王家”的小村里,在那个晚饭后必清水洗尘的小院里,在那张已经被汗渍和岁月包浆的竹床上,我的外婆为我唱沉了多少星月,为我唱来了多少个绵软的夜,那些歌谣,今天依然浮漾在我的心里,如云如月,如月光捏成的石板。

那个孩子睡着了,雪一样的安静。小妈妈收了手机,将他搂在怀里,望着车窗外疾驰而去的风景,如面对流水,如面对时光。

矿工英雄群体的礼赞——评周宗雄长篇小说《山的轰鸣》

□朱永宽



《山的轰鸣》是铜陵作家周宗雄老师推出的第二部矿山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较前一篇《花落花开》,作家对矿山有了更深刻的思考,对矿工性格有更典型性的刻画。

周宗雄老师是一位有色矿工出身的作家,矿工情结深入到他的骨髓与灵魂。《山的轰鸣》中的人物、事件、情节、意境等是作者相濡以沫的工友真实生活的写照。十几年的井下矿工生活积累和矿工生涯的生活体验,是作者血液里流淌出来的极具情感爆发力的艺术呈现。正如他在《山的轰鸣》后记中所说:“我的矿山情结已深入我的骨髓,我的灵魂。矿山给了我的一切——创作的灵感,迎难而上的勇气,百折不挠的斗志……我无以回报,只能用小说向读者讲解渐去渐远的故事,复活渐渐麻木了的时代的记忆。”

新时代青工的担当作为

《山的轰鸣》刻画了陈响松、王金星、朱义仁等为代表的新时代青年矿工为了祖国的矿山建设,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故事,塑造出一群有血有肉、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。

新时代的矿工不再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粗犷形象,而是有文化知识有担当有作为的新一代矿工。作家笔下的陈响松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。他在父亲陈金福严苛的教育下,从小便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:热爱党,热爱社会主义祖国。他在大学时就入了党。三年后他成为青铜山矿业公司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,任采矿一区副区长,在金牛山铜矿第一个拿到了硕士学位,并朝着博士学位攀登。为了打造绿色矿山,他经过反复试验,成功实施了深井高浓度全尾砂连续充填,解决了均衡充填的理论、采空区探测技术、顶板安全分析、后期隔离矿柱等技术难题,青铜山矿业公司把他作为学科带头人。

王金星是青年矿工的优秀代表。他是金牛山铜矿采矿一区的班长,二十年如一日工作勤勤恳恳,在金牛山铜矿被誉为“老黄牛”。王金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,去北京出席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之前,他放心不下的是工作。

矿工朱义仁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,聪明人做了糊涂事,被社会上一些不良人员带上赌博的路上而不能自拔,同时他又是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、矿山文学家,写出了许多洋溢着矿山气息的优秀作品。朱义仁后在陈响松等人的帮助下,改过自新,接受了青铜山市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二十万字报告文学《青铜之城》的任务,他彻底改正了赌博的恶习,一面在井下上班,一面在夜里创作。造化弄人,命运无常,厄运偏偏不断向他袭来。作家详细地记录了朱义仁千钧一发救人的全过程。朱义仁看到岩石上小石子掉落的频率越来越频繁,急忙上前抓起章跃成的衣袖,猛地将章跃成从凿岩台车里拽出。说时迟,那时快,朱义仁把全身力气将章跃成往帮壁上推。正在这时,巷道顶板上的一块面积约比大桌子大的巨石,“哗啦”一声砸了下来,将凿岩台车砸个稀巴烂。章跃成得救了,朱义仁则被掉落的巨大的矿石压倒了,倒在血泊之中。

工友们将朱义仁扒出,他伤势太重,他得知章跃成平安无事时,缓缓地闭上了眼睛,39岁的生命之花永远地凋谢了。

《山的轰鸣》读后,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地看见作家的生活与思想的轨迹,这也成为了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。

老一代矿工的矿山情愫

《山的轰鸣》以现实生活为材料,进行艺术的选择、集中和概括,既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多样性、丰富性,又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某些本质及历史的发展趋势。其中老矿工虽然不是作者的主要描写对象,在老矿工身上着墨也不多,但作者从侧面反映出老一代矿工对矿山充满着无限的爱,他们在职时是那样,退休后对矿山的热爱依然不减。

陈响松的父亲陈金福,1989年省级劳动模范。他的事迹写在矿志里。陈金福在矿山工作了三十多年,长期井下工作,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,一旦天气变化,关节疼痛

难忍。也到医院看过,医生说是慢性病,没有什么好办法。陈金福对儿子说:“在井下三十多年,没把骨头丢在井下就不错了,哪个没有一点痛呢?能忍就忍点吧。现在还能忍得住。”

这些老矿工,比一块矿石还要朴实。在困难时期,他们负重克难,是年轻一代矿工人生道路的引领者、指导者。陈响松被推选竞选副矿长时,陈金福对儿子说,“你这事,我听了当然高兴。我想啊,这实际上把你推到风尖浪口,对你来说是一次考验呢。因为,选上、选不上都有可能,你首先要保持一颗平常心,能推荐上,就好好干,不辜负领导与职工的希望。选不上,不气馁,更不要背包袱,你的路还很长,千万不能在这件事上纠结,你还年轻。青铜山矿的人才才多得很,能担任副矿长的肯定也不少。总之,一切顺其自然,听从组织上的安排。”

陈海洲的父亲陈欢友是六十年代的井下出矿工,别人一个班出五车矿,他却出八车,各项工作都是走在别人前头。陈欢友患有严重的胃和十二指肠溃疡,别人上班吃两个馒头,他吃半个也不行。区里要给他换工作,被他谢绝了。有时胃痛得受不了,就吃止痛片,只歇一两天病假又坚持去上班。因此连年被评为青铜山矿业公司的劳动模范。

老矿工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,证明矿山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他们的无私奉献。这些老矿工对待矿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对矿山无比热爱,他们对矿山事业忠诚的情怀清澈得像一泓泉水,一眼见底。

润物细无声的人间大爱

《山的轰鸣》故事性强,故事情节委婉曲折,扣人心弦。读后总感觉有一股昂扬向上的激流穿插其中,在情节的铺叙中运用悬念、伏笔等手法,串联起一条隐隐约约的人间大爱的链条。

青铜山矿业公司原副经理余吉谦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。几十年前,余吉谦了解到陈海洲的父亲陈欢友有病,家庭特别困难,春节前冒着纷飞的雪花,来到陈欢友家送上1000元钱和二百斤全国粮票,救了陈欢友一家人。陈海洲大哥高考落榜,余吉谦又为他争取一个招工指标,并鼓励陈海洲好好学习,牢记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教诲。陈欢友临终前把孩子们叫到身边,要孩子们不要忘记这件事,永远不能忘记余总的恩情。后来,余吉谦的女儿余芹芹因为矿山关破下岗了,四处应聘招工都没有结果,家中生活成了问题。已是青铜山市金属贸易公司董事长的陈海洲知道后,倾力相帮并认余芹芹的母亲为自己的妈妈。陈海洲对余芹芹说:“古人云,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。你父亲给予我们的恩情岂止是滴水,简直是浩瀚的大海。”

王金星在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后,没有参加风景区游览活动,而是到淮北农村看望他的父亲张松波,把老人带到了矿山生活。其实,张松波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,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王金星全家断粮,在几乎绝境时,张松波将节省下来的半袋红薯无偿地送给了王金星家,救了他的全家。王金星的父亲临终前告诉儿子,张老是救命恩人,你永远不要忘记他。王金星铭记在心,张老无儿无女,王金星把老人送到养老院,给老人寄钱寄粮票。后来,考虑到张松波年岁已大,便把他接到矿山,为其养老送终。

朱义仁染上了赌博恶习后,先后欠了九万元的赌债。陈响松牵头,工友们在自身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,你一万我二万帮助他还清了所有欠款;陈响松将自己供给婚用的三万元钱,全部给了朱义仁。为了支持朱义仁创作,陈响松把自己价值万元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了朱义仁使用。朱义仁在工友们无私深情的感召之下痛改前非,改掉了赌博的恶习,在矿山领导与工友们的帮助下,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,成功创作了二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青铜之城》。

《山的轰鸣》结尾,是朱义仁牺牲后的第一个清明节,陈响松等带领矿工们来到他的墓前,宣读了矿山文学小组创作的祭文,从而把小说推向了高潮。“这是山的礼赞!这是山的呐喊!这是山的轰鸣!”小说的结尾与主题遥相呼应,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